通志堂經解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通志堂經解

12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東蒼周禮訂義卷第三十一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

鄭鍔曰能通三靈交之者莫如陽精之純故禮神有玉祀神又有玉[illegible]民曰[illegible]之[illegible]神之[illegible]以玉作六器者所以禮神也或象其體或象其形或象其數其義皆以禮之而已禮者薦於告神之始也○鄭康成曰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座[illegible]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

愚案鄭氏以大宗伯有蒼璧黃琮之文典瑞無之而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遂以蒼璧所禮者冬至圜丘之祭四圭所禮者夏至郊天之祭黃琮所禮者崑崙之神兩圭所禮者神州之神其說甚誕已於典瑞見之

鄭康成曰禮神者必象其類○賈氏曰爾雅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是璧圜也○[illegible]○鄭鍔曰天圓而運乎上故璧圓以象其體天之蒼蒼其正色也故璧蒼以象其色用蒼以壯陽發散之色求之地方而其乎下故琮方以象其體黃者地之中色故琮黃以象其色用黃者以極陰之盛色求之說者又謂天地之玉用蒼與黃典瑞又有四圭兩圭之異何也余以為大宗伯之用蒼黃者禮神之玉所謂植璧也典瑞所云祀神之玉所謂秉圭也鄭康成引[illegible]林氏曰天以始事為功故以蒼地以終功為事故以黃

鄭康成曰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太昊勾芒食焉主統[illegible]象春物初生[illegible]

鄭康成曰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炎帝祝融食焉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illegible]○鄭鍔曰陰生於午終於子午者南方之正位陽方用事而陰已生則夏者陰陽各居其半禮以半圭見陰功居其半不言祀中央者熊氏以為中央黃帝亦用赤璋然以類求神中央土色宜用黃孔氏以為當用黃琮然則土與地一類故不言

鄭康成曰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少昊蓐收食焉琥[illegible]

鄭康成曰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顓頊玄冥食焉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illegible]

愚案鄭氏以大宗伯有蒼璧黃琮之文典瑞無之而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遂以蒼璧所禮者冬至圜丘之祭四圭所禮者夏至郊天之祭黃琮所禮者崑崙之神兩圭所禮者神州之神其說甚誕已於典瑞見之

鄭康成曰禮神者必象其類○賈氏曰爾雅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是璧圜也○鄭鍔曰天圓而運乎上故璧圓以象其體天之蒼蒼其正色也故璧蒼以象其色用蒼以壯陽發散之色求之地方而其乎下故琮方以象其體黃者地之中色故琮黃以象其色用黃者以極陰之盛色求之說者又謂天地之玉用蒼與黃典瑞又有四圭兩圭之異何也余以為大宗伯之用蒼黃者禮神之玉所謂植璧也典瑞所云祀神之玉所謂秉圭也鄭康成引[illegible]林氏曰天以始事為功故以蒼地以終功為事故以黃

鄭康成曰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太昊勾芒食焉主統[illegible]象春物初生[illegible]

鄭康成曰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炎帝祝融食焉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illegible]○鄭鍔曰陰生於午終於子午者南方之正位陽方用事而陰已生則夏者陰陽各居其半禮以半圭見陰功居其半不言祀中央者熊氏以為中央黃帝亦用赤璋然以類求神中央土色宜用黃孔氏以為當用黃琮然則土與地一類故不言

鄭康成曰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少昊蓐收食焉琥[illegible]

鄭康成曰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顓頊玄冥食焉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illegible]

鄭鍔曰陽生於子終於午子者北方之正位陰方用事而陽已生則冬者陰陽各居其半禮以半璧見陽功居其半也

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鄭鍔曰六器之色有蒼黃赤青白玄之異牲之與幣各從其類蓋求神之道貴乎純一也或謂六器牲幣各放方色牧人之官所謂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何也余以為禮有降神之玉又有祀神之玉大宗伯器幣各放其色者禮神以降之則宜象其類至於祀神以盡其道則因其陰陽以告純全而已然則大宗伯放其色即牛人所謂求牛也牧人言陽騂陰黝即牛人所謂享牛也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

愚案天產地產其說頗多今取其近似者敘之然後併述所見以待智者辨焉

薛氏曰或者謂陰德柔德也柔德易至於委弛故以天產作之天產者天之所稟賦而得之者因其所稟賦而作其委弛之氣又以中禮防之蓋禮所以治心養性約而歸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陽德剛德也剛德易至於暴戾故以地產作之地產者地之所積習俗而成之者也因其所積習而作其暴戾之氣又以和樂防之蓋樂所以移風易俗裁而節之於喜怒哀樂既發之和也○[illegible]

愚案以上說天產地產為人之稟賦於天地者而防之以禮樂與司徒以禮樂防民相似恐大宗伯之職不然

鄭康成曰天產動物謂六牲之屬地產植物謂九穀之屬陰德陰氣在人者陰氣虛純之則少故食動物作之使動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之陽德陽氣在人者陽氣盈純之則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靜過則傷性制和樂以節之如是然後陰陽平情性和而能養○王[illegible]

愚案以上說天產地產作動物植物以陰德陽德就人身陰陽之氣解之

呂氏曰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一元統天天之產也資始之初形氣方萌隱而未見有而未成此陰德之作也聖人以人心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與天產之作陰德同故以中禮而防民之失其中易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一元行於地地之產也資生之後形氣已成顯而可知彰而可見此陽德之作也聖人以人心有喜怒哀樂發而中節之和與地產作陽德者同故以和樂防民之失其和中和合於禮樂而還以正夫人心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故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無往而不在於中和也天產作陰德天之中也地產作陽德地之和也以中禮和樂防之以人之中和而同於天地也

愚案此說天產地產作法天地生物之德為禮樂防民之用亦只說得大司徒教民以中和之事

薛氏曰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德者人心同然固有之性而非外鑠我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此中德也在人心所存者神而未嘗有陰陽之名喜怒哀樂之中節謂之和此和德也在人心所過者化而未嘗有陽德之名始夫判情偽為兩塗歧動靜為二理倚於靜者湮沒而不復振世始名之以陰德倚於動者矜張而不可遏世始名之以陽德有名則有偏有偏則有累謂之陰德則其身知入而不知出知收而不知縱如聚土如積壓如橋木泯滅然而日微矣謂之陽德則其心知出而不知入知縱而不知收奔走如搖旌如驚濤顯然而日露矣靜者過靜而至於忘動者愈動而至於助長聖人於此其可無作之之術乎由是靜而為陰德則作之以天產之樂動而為陽德則作之以地產之禮記曰樂由天作則樂為天產又曰禮由地制則禮為地產作之以天產之樂則斯民有鼓舞動蕩之志而向之湮沒不振者有所作矣作之以地產之禮則斯民有齊莊中正之心而向之矜暴不可遏者有所作矣聖人猶以為未也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彼其狂於偏勝而過於有所激未有不至於蕩而無純乎而或離也故樂之勝者以中禮防之約而歸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禮之勝者以和樂防之裁而節之於喜怒哀樂中節之和中和有以相濟禮樂有以相資渾渾乎其為懿德也哉

愚案此說天產地產為禮樂蓋以經有樂由天作禮由地制之語其於產字自說不出

易氏曰樂記凡言禮樂者無非以天地為本如曰者不息者天也者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夫禮樂豈玉帛鐘鼓云乎哉其說正有合于天產地產之義蓋天之所產萬物者陽也陽以動為主即樂

記所謂著不息者惟其動而不息是以流行發達或至於不中然而至陽之中作之以陰德則陰之靜者足以濟平陽之動其散見於萬物者無非秩然品節爲造化至中之理聖人體是中而制爲之禮亦所以防天下之不中地之所以產萬物者陰也陰以靜爲主即樂記所謂著不動者惟其靜而不動是以深沉重厚或至於不和然而至陰之中作之以陽德則陽之動者足以濟平陰之靜其萃見於萬物者無非翕然交暢爲造化至和之理聖人體是和而作爲之樂亦所以防天下之不和大宗伯之言陰陽所以明禮樂之分有其體樂記之言動靜所以明禮樂之交相爲用知一動一靜於天地之間者皆自然之禮樂則知天產作陰德地產作陽德者實禮樂之本也此下經復言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不然三產字一也世儒二之何耶

愚案此說得之而未徹

愚案天產者日月風雲雨露雷霆霜雪凡屬乎天者皆天之產然聖人以爲天產所作之德謂之陰者以其德隱然難見若日月之暖雨露之滋萬物賁之以生所以生者莫得而測皆天產所作之陰德也天產之作易於或過如寇陽伏陰雯風苦雨與非時雷霆過時雪霜所不能免聖人必以禮爲之防蓋禮由陰作謂之中者有所止之謂禮以中止有以裁成其過而歸之中則天產不至於過作而暴地產者山林川澤仁陵墳衍原隰凡屬乎地者皆地之產然聖人以爲地產所作之德謂之陽者以其德顯然易見若山起於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翕歘居之水起於勺水之多及其不測魚鼈生焉貨財殖焉皆地產所作之陽德也地產之作易偏而不及如土敝則草木不長水頻則魚鼈不大甚至山童澤竭若動若植無所容山崩海溢若寶藏若貨財無所聚聖人必作樂以爲之防蓋樂由陽來謂之和者有所謂之謂樂以和謂有以導達其不及而歸之和則地產不至於不及而亂如是則禮樂之用可以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與司徒教民之事大不同近世說者不知宗伯所掌之禮樂關於參天地贊化育之功相於司徒五禮教中六樂教和之說釋之始失其旨

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易氏曰上言禮樂之所從出故中和所寓有天地陰陽之異體此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則萬里上下之絪縕乎其爲一致不知孰爲天地耶孰爲陰陽耶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又皆不出乎天地陰陽之妙而中和實有以感發之孰謂禮樂爲形氣之末哉

王昭禹曰天以陽生地以陰成陰陽相摩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暖之以日月冬無愆陽夏無伏陰寒暑雨陽各適其中則天地之化是謂大和百物資天之陽以生資地之陰以成莫不負陰抱陽沖氣以爲和則百物之產是亦天地之妥和而已先王之作禮樂一本於中和則其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亦以其自然之和也夫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合生氣之和道五行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慴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其至也極乎天蟠乎地上下與天地同和節則禮樂之大和也其施於物也感動其善心移易其邪行無悖詐爲之心無淫佚作亂之事天地訢合陰陽相得覆育萬物以至於萌芽達羽翼香角胎生蠶蠶昭蘇羽者蜚伏毛者孕育胎生者不殤卵生者不殀則禮樂之委和也記曰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惟其爲天地之和序故能合天地之化又曰和故萬物皆化序故萬物皆別惟其能化別羣物故能合百物之產惟其和氣以通乎幽則鬼神之無形可得而事矣以治乎明則萬民之至愚可得而諧矣以格乎物則百物之有知可得而致矣○鄭鍔曰合者會聚其氣使渾然不覺交通成和也夫禮樂極乎天蟠乎地行乎陰陽通乎鬼神窮高極遠不測深厚如此故幽焉以事鬼神則天地神示人鬼可得而禮明焉以諧萬民則發於朝廷形乎閨門行乎道路至乎州巷能使人心至於極和而極順發焉以致百物則以此之中和導彼之中和凡禀中和之氣者不期至而自至致猶以土圭致日月四時之致記曰大人樂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香角胎生則知禮樂之功用深妙如此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

揚氏曰所謂人鬼大鬼非止先王而已凡在祀典如勾龍共工之類皆是故通謂之鬼若帥執事卜日至相王大禮惟大神示大鬼爲然其餘小祀則大宗伯不與故不言先王而曰大鬼所以別小祀若肆獻祼饋食論祠烝嘗則施於宗廟故皆稱先王

鄭康成曰執事諸有事於祭者○鄭鍔曰大宰總百官大宗伯而爲其所帥宗伯禮官之長帥禮官之屬以從大宰

鄭康成曰宿申戒也○[illegible]

也

鄭司農曰涖視也○王昭禹曰玉以禮神鬯以求神皆宿眡而臨莅之○賈氏曰天地有禮神之玉無鬯宗廟無禮神之玉而有鬯鬯然宗廟有圭璋尊彝亦是玉故曲禮云玉曰嘉玉○[illegible]

鄭康成曰鑊亨牲器也[illegible]

鄭康成曰齍盛黍稷之器○鄭鍔曰亦將省爲擬其牲器之大小[illegible]

鄭鍔曰奉稷謂之盛以玉器盛之謂之玉齍康成分玉與盛以爲二物非是也○[illegible]

鄭康成曰大號六號之大者以詔大祝以爲祝辭[illegible]

王昭禹曰以牲幣奉春鬼神示以鬼神示遷祭都國而不爲名謚以尊大其美以辨各其類則其盡志也略其盡物也實矣

易氏曰大宰云祀五帝止享先王亦如之非特文之先後與此不合而事之輕重亦不能不異大宰於祀五帝而卜日此則曰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豈非鬼神示之大禮大宗伯之所專掌而大宰嫌於偪故止及於五帝之祀乎大宰言及執事眡滌濯而此則曰宿眡滌濯豈非大宗伯先期而眡之大宰則至期而眡之乎大宰言贊玉幣爵而此則曰涖玉鬯盎玉用之於天地而鬯獨用之於宗廟大宰之祀五帝無祼豈非涖鬯之輕於贊玉幣爵之事乎大宰言及納亨贊王牲事而此則曰省牲鑊盎君祖而迎牲卿大夫贊者是大宰贊殺牲之事大宗伯省牲鑊而已豈非省牲鑊之輕於祭牲事乎大宰贊牲而此則奉齍盛祭祀以牲爲貴齍次之小宗伯言五官奉六牲六宮之人奉六齍則齍之次於牲明矣大宗伯言祀大神示享先王亦如之而此則言祀大神祭大示享大鬼且及於大號大禮始終皆以大禮爲言以其職之所專故正其名大宰嫌於偪故大神大示大鬼之禮特見於祀五帝之後於所以不同

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

王昭禹曰治其大禮凡禮事之大者詔相王之大禮王禮之大者

鄭鍔曰始爲治之則次序其先後之倫閒習其進退之節使有條而不紊[illegible]

以相王使王不失其行禮之節[illegible]

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黄氏曰王有三年之喪百官絕己以聽於冢宰至祭祀則宗伯攝其意爲可知矣○鄭鍔曰禮官之長掌建祭祀享之禮故使之得以攝祭位

王氏詳說曰祭祀大事也見於天官大宰又見於春官宗伯是以二卿皆得以攝行其事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宗伯之明文大宰攝祭不見於常職而見於量人云

凡宰祭與饗人受筭歷而皆飲之是大宰攝祭之事

凡天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

王昭禹曰豆籩有薦謂正祭祀時豆籩有徹謂祭祀方畢

鄭康成曰薦徹豆籩王后之事○易氏曰宗廟六享王與后同祼獻后親薦八籩八豆九嬪賛其薦又賛其徹王后不與則大宗伯攝而薦之又從而徹之是大宗伯攝之禮於王則見於祭祀之常者於后則見於祭祀之大者凡以節文乎是禮者也○鄭鍔曰王后不與亦出於一時之故后既不與九嬪亦不涖事故自始至終無不兼攝

大賓客則攝而載果

劉執中曰謂攝后耳鄭氏謂君無酌臣之禮誤矣○鄭鍔曰后亞王禮賓故亦有祼獻之禮當后之亞祼也內宰贊之故內宰之職曰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若后有故而不與祼賓之事則大宗伯攝而載祼載之爲言承之以往也言酌鬱鬯載於璋瓚而禮賓也后於賓客固無親相授受之禮也雖親酌之實載以往大宗伯之攝取王后待賓客之義亦以載爲言此承上文王后不與之下當爲攝王后祼賓客耳○易氏曰載祼以往也司尊彝言宗伯[illegible]皆有酌尊之事也言此者以后酌而酌之故[illegible]賓所[illegible]如此

朝覲會同則爲上相

王氏詳說曰小行人曰爲承而擯此則曰爲上相者何耶夫擯相一也司儀曰擯相之禮是已但出接客曰擯入詔禮曰相○王氏曰相亦擯因其事而異其名耳成周直賓禮故朝覲會同使宗伯爲上相使行人爲承擯在宗伯言相在行人言擯出入異辭也然小行人既爲承擯矣而肆師又云大朝覲佐擯又何耶蓋佐亦承也小行人於常朝覲爲承擯肆師於大朝覲則爲承擯大宗伯於凡朝覲皆爲上相矣擯者五人卿爲上相宗伯卿也○鄭鍔曰賓禮一耳分而相已[illegible]爲上相[illegible]人合之[illegible]言之不同合而言之[illegible]

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

鄭康成曰大喪王后及世子也哭諸侯者爲蒞於國爲位而哭之檀弓曰天子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胡康侯曰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爲上相司服爲王制絰麻宰夫爲爭邦之弔事戒令與其幣器財用是王者所以懷諸侯王命諸侯則擯

賈氏曰命謂以脩策以辭命之幷加以服○鄭康成曰擯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擯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此其略也諸侯爵祿其臣則於祭焉○易氏曰王命諸侯則擯是以接賓客之禮待之也○胡康侯曰凡封國大宗伯擯司几筵設黼扆內史作冊命是天子大振非諸侯所得擅而行焉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鄭鍔曰旅非常祭也如禹貢言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之類皆因水災之後而合祭也五帝因變故而有禱焉則合五帝與四望之山川旅而祭之不如常時之祭以事出於一時之變故不能如禮也

鄭康成曰上帝五帝也○薛氏曰典禮所載羣神之祀名有底定獨於四望未有名言以四望爲天神耶齊典望秩山川則爲地以四望爲地示耶此四望列于五帝則爲天故嘗謂望雖以名山大川爲主實兼上下之神故時遇之詩言巡守告祭柴望且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周禮於望皆言祀不及祭又典瑞四望與山川異玉大司樂四望與山川異樂左氏曰望郊之細也公羊曰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則望兼上下之神聖人望而祀之明矣鄭司農曰四望日月星海杜預曰望祀分野之星及封內山川許慎曰四望日月星辰河海太山鄭玄謂五嶽四鎮四瀆是各以一說爲證也望祀或設於郊天之後或設於巡守之方或兼於大故之時則望有常有不常之祀也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

賈氏曰大封若典命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其大封之事對封公卿大夫爲采邑者爲小封封是土地之事故先以禮告后土○劉氏曰王封諸侯取大社之土苞之以白茅而授之爲其將取是土故大宗伯先告焉敬其事也○黄氏曰汪疏說后土非也古人常以后土對皇天春秋傳曰君展后土而戴皇天后土地也五行之神后土黎所食者稱號同耳禹貢徐州貢土五色孔傳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周禮大封告后土謂將裂土而封之不曰社而曰后土社生物后土主土祈告固其事類而稱之五行之神后土四時分王與黄帝祭於南郊建國非其事類故武成告于皇天后土孔傳曰告于天社是也大封宗伯告后土是邦國大祝告后土○易氏曰以大封之意告大示也

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

鄭康成曰頒謂班其所當祀及其禮○陳及之曰鄭說是也天子祭天地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社稷祭名山大川在其地者若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不特此也凡其境內之山川悉祭之若顓臾祀東蒙須句祀有濟其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亦祭之先王之世祀事悉聚人鬼不相殺亂蓋知其所憑依也實沈臺駘之祟於晉相之奪衛享是鬼神無所依也其所不頒則不得祭春秋時季氏祭泰山楚人祀江漢雖準晉人祀夏郊則此禮不行久矣

易氏曰都家即三等采地亦有先君及社稷五祀之禮鄉邑即六鄉六遂亦有祭社及祭禜祭酺索鬼神之禮雖小大異等必以王命而後舉所以繼於頒祀邦國之後○王昭禹曰諸侯之國其制也有都家有鄉邑祭社之禮皆有等降則典祀所頒先以爲重揚子曰節莫差於僭僭莫僭於祭先王於此尤致其詳其所防豈不至哉

東嚴周禮訂義卷第三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巴陵鍾謙鈞重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三十二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

王昭禹曰大宗伯之所建者禮也小宗伯所以佐大宗伯者特禮之物乎是[illegible]之也[illegible]易氏曰別而言之天神獨謂之神合而言之人鬼地示皆神

鄭康成曰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賈氏曰[illegible]門內之左右

王昭禹曰右陰也而地道尊右社稷地類也故右社稷左陽也人道所尚君子於其親事死如事生故左宗廟

鄭鍔曰匠人云左祖右社匠人所掌者營作之事小宗伯所主者辨其方位也

兆五帝於四郊

鄭康成曰兆爲壇之營域○鄭鍔曰兆始也求神之道始於此地也求神各從其類故於帝東赤帝南白帝西黑帝北各於其郊四郊爲四帝之兆黃帝之位學者之論不一余以月令孟夏之中火土位於季夏之後夏火也火生土其相生也乃所以相繼也然則黃帝之兆共同位於南郊乎說者謂玉用黃琮不用赤璋其位乃同南郊何耶余以爲祭之玉當放其色求之之方各因其位

王昭禹曰昊天之有上帝竺國之有君五精之君猶四方之諸侯諸侯有君道故皆謂之君五精之君有帝道故皆謂之帝又大宰解曰別而言之謂之五帝合而言之亦謂之上帝○陳及之曰鄭氏[illegible]

鄭鍔曰禁令用等見於形名度數之間小宗伯掌爲其所不當爲者則禁之其所得用者則令之如此則上不得以逼下下不得以僭上上下之分定矣○[illegible]

黃氏曰太祖一祧二親廟四是爲七廟言先王先公之廟祧則廟與祧凡七后稷太祖不遷二祧文武親盡當遷而不遷親廟盡則遷孔安國王肅以高祖之父高祖之祖爲二祧此據周公制禮之時必欲備七廟以立天子之制其說是矣鄭康成以文武爲二祧此據文武親盡當遷而不遷遂以爲二祧其說亦是兩說並通爲七廟耳

愚案鄭氏之說自爲王肅所非先儒多非之已見於傳但王肅以下謂文武二廟不毀其說是矣而謂七廟之外更有文武二廟恐未必然鄭氏謂文武爲祧亦不無所謂蓋祭法謂七廟之制太祖與親廟四皆月祭然二祧享嘗乃止此常禮也太祖爲始自太祖而下三昭三穆共爲七廟至八世則遷去其始爲穆者若周以文武之故而不遷且以共王之時論之自穆王上至昭王康王成王爲四親廟則文武正在二祧之位至懿王時則文王當遷又至孝王時則武王當遷然二廟不可去故存於二祧之位卻自成王遷去又再遷則去康王以次皆然謂文武二廟爲祧者正以居祧位而不可毀故以文武以下遷主藏乎此也若文武以上皆文武之父祖故宜遷藏於后稷之廟文武以下之人不可越文武之廟而入后稷之廟則宜遷于文武之廟以人情論之意其如此恐不應七廟之外又有文武二廟蓋是累世之後但以文武居七廟之數此則王肅所謂文武之廟不遷者也

薛氏曰父以明祭下曰昭子以敬事上曰穆其制蓋祖廟居中而父昭在左子穆在右始死者昭則毀昭廟始死者穆則毀穆廟與昭爲列而不嫌乎子加於父穆與穆爲列而不嫌乎父屈於子猶之賜爵子與祖齒而不嫌乎卑者先父與孫齒而不嫌乎尊者後猶之主立尸也子無嫌子南面而坐父無嫌子北面而立此昭穆之辨不可易矣

陸佃曰宗廟有迭毀昭穆則一成而不可易左傳曰文王之昭王季之穆又曰文之昭武之穆此宗廟序之昭穆不可得而易也禮記曰祔必以昭穆此祔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冢人掌墓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此葬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司士凡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祭統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此賜爵之昭穆不可易也左傳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此合食之昭穆不可易也生而賜爵合食死而非祔皆以世序不可易則廟之昭穆可知矣仲尼燕居嘗稱之禮所以仁昭穆中庸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左傳官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虢仲虢叔王季之穆富辰曰嘗蔡郕霍文之昭邘晉應韓武之穆晉侯曰曹叔振鐸文之昭先君唐叔武之穆

鄭鍔曰宗廟世遠而無祔則昭或爲穆穆或爲昭而其序亂矣守祧則守廟祧而已小史則掌辨昭穆之書而已王於廟中之昭穆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故當辨之也

辨吉凶之五服亟宮室之禁

鄭鍔曰吉服之五者九章五章三章一章凶服之五者斬衰齊衰錫衰緦衰疑衰辨其吉服則當服三章者不當僭五當服七章者不敢用九尊卑之序所以明祔其凶服則當斬衰者不敢以錫當緦衰者不敢以疑親疎之情

所以當○鄭氏曰自家邑至希冕皆所以象其德自斬衰至疑衰皆所以稱其情與命言其命數此則禁其踰於命數○[illegible]

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

王昭禹曰人之生上親父下親子而已與之爲三以父而親祖以子而親孫是之謂以三爲五以祖親曾高祖以孫親曾玄孫是之謂以五爲九

薛氏曰堯親九族此特掌三族何也三族親之本九族親之盡

賈氏曰辨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旁至總麻重服曰親輕服曰疏

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

鄭康成曰正室適子將代父當門者○王昭禹曰正嫡也本末[illegible]謂之正室以其當門子○王氏詳說曰春秋有公族餘子公行以親疎爲言詩有公子公姓公族以久近爲言此言門子者以嫡庶爲言古人重立嫡天子曰太子諸侯曰世子皆以嫡立三族之別亦皆有嫡子在曲禮則曰孤子當室是以當室名其嫡在文王世子則曰世室守太廟是以世室名其嫡此曰其正室皆謂之門子則其重嫡之意深矣

黃氏曰諸子政官故掌政守之事宗伯禮官所掌宗法而已○鄭鍔曰[illegible]○程氏曰宗子之法不立則朝無世臣宗法須是一二鉅公之家立法宗法立則人人各知來處

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

鄭康成曰毛擇毛也○鄭鍔曰牧人於陰陽之祀用騂黝之牲皆毛之小宗伯又毛之者蓋牧人於未用之前擇之以待用小宗伯於欲用之時又毛之以待頒

賈氏曰辨其名物者六牲皆有名若馬牛羊犬豕雞物色也皆有毛色若宗廟用騂等是也○[illegible]

鄭鍔曰牛地產則頒于地官雞東方則頒于春官馬牛南方則頒于夏官犬西方則頒于司寇豕北方則頒于司空各從其類以致其義不可以不辨辨其名則春官主牛不使奉南方之牲司寇主金不使奉北方之高辨其物則當用黝者不使用騂當用黃者不使用黃若夫冢宰至尊不當從卑褻之役故特頒于五官不及冢宰

賈氏曰共奉之者謂充人養之至祭日之旦在廟門之前頒與五官使共奉之助王牽入廟

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官之人共奉之

鄭康成曰齍讀爲粢六粢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賈氏曰六穀冬有名其色異故云名物○鄭鍔曰三農之所生者九穀用以爲齍者止於黍稷稻粱麥苽故六者辨之使用當其物物稱其德也然六牲使五官六齍乃使六官之人者五官助王大官之人助后王親牽牲故五官之人共奉其牲后親爲齍盛故六官之人共奉其齍牲屬乎陽五官亦陽齍盛屬乎陰六官亦陰也陰陽之義各有所主故共奉之人亦從其類詩言大夫妻可以共祭祀又言可以來祭祀指物言之則謂之共指事言之則謂之奉此言共奉非惟共其物又奉其事

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

鄭康成曰六彝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頃氏曰名六者之名物所實之物○鄭鍔曰鬱人言祭祀賓客和鬱鬯以實彝則六彝之盛鬱鬯蓋將以祼也○王昭禹曰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共尊彝之名物既不同故所用亦異小宗伯所以辨其名物以待用也○[illegible]

鄭司農曰六尊犧尊象尊壺尊著尊大尊山尊○鄭鍔曰司尊彝言朝獻饋獻用尊則六尊之盛齊酒蓋將以獻也

鄭康成曰待者有事則給之○鄭鍔曰司尊彝辨其用矣小宗伯又辨之蓋尊酌以獻彝酌以祼名既不同物亦各異司尊彝辨於方用之前小宗伯辨之以待行事之用

賈氏曰案司尊彝惟祭祀陳彝尊不見爲賓客陳尊此蓋在廟享賓客時也又巡人掌祭祀賓客之祼則六彝亦爲祭祀賓客而上文不言者舉下明上也

掌衣服車旗官室之賞賜

鄭鍔曰雜人之功者各從其類是故能安民者賜以車馬能富民者賜以衣服車旗官室此皆定制因諸侯之所當得小宗伯爲之掌其賞賜者蓋賜國賜則賜官必待王命而後行之否則諸侯有所不敢專書曰車服以旂是衣服以待有功又言惟衣冢在笥則有不可妄予者焉詩曰王錫韓侯淑旂綏章序詩者以爲能錫命諸侯則是車旗不可以妄予也詩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序詩者以爲能褒賞申伯是官室不可以妄予也宜小宗伯之掌其嚴如此

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

鄭鍔曰四時各有祭祀於祭祀之時又有先後所當行之事如卜日而後齋戒既祼而後出迎牲之類皆事之序○[illegible]於序事之中又莫不有禮

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

王昭禹曰謂以事之大者而卜以貞之○[illegible]曰問以問知吉凶大卜曰凡國大貞天府曰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

鄭鍔曰大事必用玉帛以禮神詔大祝使爲玉幣之美名王曰嘉玉幣曰璧幣備其物嘉其名致誠盡禮於神

大祭祀省牲眡滌濯

易氏曰省牲則預擇其純○[illegible]眡滌濯則預致其潔○[illegible]

鄭康成曰省牲眡滌濯謂[illegible]○賈氏曰省牲眡滌濯省鑊與大宗伯文同謂佐大宗伯

祭之日逆齍省鑊

鄭鍔曰祭祀之齍盛其始鑊人炊之舍人實之及其祭則小宗伯逆之於廟門之外授大宗伯大宗伯授內人內人授王后○鄭康成曰省鑊視亨腥[illegible]

頃氏曰牲與滌濯皆備於將祭之先齍與鑊亨乃見於臨祭之日所以有先後之間

告時于王告備于王

鄭鍔曰告王以行禮之時行禮有早晚時至則當行事及行禮時卑乃告王以行禮之備禮以時爲大殷人祭其間周人祭其陽季氏之逮聞而祭則失禮矣以雞人之呼旦觀之則祭之時宜早可不告王以其時平樂師告備則告樂備爲樂事之終肆師告備則告備當是告行禮之早

易氏曰用玉與鬯禮之大惟大宗伯得施其事告時告備禮之煩乃小宗伯之專職

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琪祼

鄭康成曰將送也猶奉也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賓客以時奉而授王賓客○王氏詳說曰鄭氏謂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賓客以時奉而授宗伯可謂深達禮意矣昭禹所引皆失也且大宰所謂贊玉幣爵者祀五帝也祀五帝則不用祼所謂朝覲之贊玉爵者祼用玉爵歃用玉爵君有飲臣之禮無祼臣之禮所以再祼一祼皆大宗伯屬而代之況大宰所贊祼無祼賓二字而強以玉爵爲祼爵是據於禮學也且內宰之所謂后祼獻則饋與夫賓客之祼獻皆贊者蓋內宰以下大夫爲之后言之長也后之祼獻自有內宰贊之若后不與則又有大宗伯攝之何預於小宗伯哉況其上文云告時于王告備于王猶之以時祼瓚亦初無后一字而強以爲授后是昧於禮學也不可不辨○[illegible]

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

鄭鍔曰祭祀有小大於祭祀之中所行之禮又有小大禮之小者小宗伯詔相之禮之大者大宗伯專之故特佐助焉賈公彥以爲王有故不親行事使臣攝祭則爲小禮余以爲其說亦非經言詔相祭祀之小禮則非以羣臣攝祭爲小禮

黃氏曰宗伯詔相大禮如卜日視滌濯涖玉鬯省牲饌奉王盥詔大號皆是其他則小禮如逆齍省鑊告時告備之屬

易氏曰大宗伯言詔相大禮者見於省牲饌奉玉盥之後則此文亦當繼於告時告備之下以王下經言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亦當繼於此文之下如此方見禮官之次序

賜卿大夫士爵則儐

鄭康成曰賜猶命也儐之如命諸侯之儀春秋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鄭鍔曰古人賜爵者必於廟示不敢專也將賜以爵必儐而延之使受策命於前○陳君舉曰諸侯尊故大宗伯儐卿大夫士卑故小宗伯儐

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

王昭禹曰大宗伯祀大神示帥執事而卜日以至詔大號小祭祀小宗伯之所掌故其事亦如之○鄭鍔曰小宗伯所掌之事皆依於大宗伯以爲式故祭有小大禮之次序則一而已

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

鄭鍔曰賓客見王必用束帛加璧以爲禮是謂將幣行人之官所謂將幣者三享是也享多儀儀不及物君子以爲不享故有見王之幣及有將幣之齎齎財也各奉國之所有者以爲庭實故齎所有之物以將其幣諸侯來之以效享上之誠天子受之以見兼容之德小宗伯辨尊彝以待之將瓚祼以禮之典司賓禮其施之既盡則受其所報宜矣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

鄭鍔曰古者大師則先有事於社與廟然後載社主與遷廟之主以行不用命戮于社故載社主將以行戮用命賞于祖故載遷廟之主將以行賞小宗伯掌社稷宗廟之禮宜載以行乃言三者蓋社本不在軍因用師始立之立者出於一時之故廟主爲尊載之以行不敢忽也故言奉奉以言其肅敬之至帥有司者蓋師大祝也大祝職曰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敔知此所謂有司爲大祝明矣

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

鄭司農曰謂軍祭表碼軍社之屬小宗伯與其祭事○鄭鍔曰軍將有事則與祭者主帥奉祭小宗伯以職當立之奉之故當與也小宗伯已與祭於軍中則四望之祭必遣其所屬之有司往行事焉理之宜也先鄭知此意故讀與祭以上爲絕句康成以與祭遣有司以下讀之恐不成文理戰必禱於神欲氣勢之增倍而四望又山川之尤大者國家所賴以爲阻固是以將戰則禱焉欲其爲兵之捍蔽

若大何則帥有司而誅戮于郊遂頒禽

鄭康成曰句讀曰田有司大司馬之屬誅讁也以禽饋四方之神於郊郊有羣神之兆

鄭鍔曰有司一而已大師言帥有司大何亦帥有司及別言之蓋大師者大祝也以軍社及主車大祝所立奉故也左傳云軍行被釁鼓祝奉以從是也大何之帥者司馬之屬以司馬言徒弊致禽誅獸于郊至於有司將事于四望繼於軍將有事之下則其有司亦指大祝明矣○鄭鍔曰大何誅獸之法以爲田時之田獵非也誅獸之文所謂誅殺頒禽者皆冬行秋田之禮也神之天地則其曰謂之行遂獲禽其多讯曰郊之中者五帝四望四

王昭禹曰獸於禽爲大故誅之禽於獸爲小故頒之蓋偷謂之誅頒則分之而已且田以簡衆則衆所不欲田以獲取禽獸爲得焉則衆所同欲先王以所不欲者寓之於所欲於其田也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上殺者以爲乾豆次殺者以爲賓客下殺者以充君庖而傷翦毛明不成其爲禽者不以獻還舍于郊誅出而頒禽與獸皆不以獻者也以此簡衆則得其所同欲而輕其所不欲○鄭康成曰頒禽大夫士以下皆得其分之禽○鄭鍔曰獻神則用其大頒人則用其小尊神之義也既誅獸于神乃頒之於人則又先神而後人也

大戎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

鄭康成曰執事大祝及男女巫求福曰禱得求曰祠謝曰禱爾于上下神祇○鄭司農曰小宗伯與執事共禱祠

王崩大肆以秬鬯洒

鄭司農曰大肆大浴也○賈氏曰死者人所惡故以秬鬯浴尸使之香也

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位

鄭康成曰執事大祝之屬涖臨也視斂者蓋事官之屬爲之喪大記曰小斂衣十九稱大夫士一也大斂君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異族位斂號者可以相助

縣衆冠之式于路門之外

鄭康成曰制色位齊同○黃氏曰喪服輕重宗法若焉故小宗伯掌之

及執事眡葬獻器逐爽之

鄭康成曰執事大祝蓋梓匠之屬至將葬獻明器之材又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黃氏曰此所陳器之後事故曰成[illegible]

鄭康成曰王不親爽有官代之○賈氏曰獻明器之時小宗伯爽之哀其生死異也○王昭禹曰反而亡焉始於此其生也以禮詔相之故其葬也則感而爽焉

卜葬兆甫竁亦如之

鄭康成曰兆墓域甫始也杜子春讀竁爲鑿皆謂葬穿壙也

既葬詔相喪祭之禮

王昭禹曰既葬而祭謂之虞虞冠者精神無所歸而祭之也虞祭既畢明日祔于祖父故有祔祭祔者以祔祖屬于廟也

成葬而祭墓爲位

鄭康成曰成葬已封也天子之冢蓋不一日而畢位壇位也先祖形體托於地也祀其神以安之冢人職曰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爲之尸

易氏曰小宗伯大喪之禮詳於大宗伯大宗伯春官之長大喪則爲上相而已其禮文次序專屬於小宗伯以建國神位之官而掌此數者之事則其禮嚴矣

凡王之會同軍旅則役之禱祠肆儀爲位

鄭康成曰肆習也○賈氏曰禱祠皆須豫習威儀當習儀之時則小宗伯爲位○鄭鍔曰吉凶悔吝皆生乎動會同軍旅何役之時臨至尊之行百神受職亦必有禱祠蓋以其動也將以交神不可不肅故必習肆其儀而又爲王位以習之○黃氏曰[illegible]

凡天地之大烈類社稷宗廟則爲位也

王昭禹曰大烈若日月食山冢崩皆非常之變則合聚社稷宗廟之神而禱祠焉故曰類○鄭鍔曰天神曰類而社稷宗廟亦曰類者蓋當變故之祭依倣其正禮聚一處以

禘祠祫以類言之

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

賈氏曰凡言大禮者王親爲之小禮者羣臣攝爲之○鄭鍔曰國之大禮大宗伯之所掌小宗伯姑佐之而已至於小禮則專掌焉其事雖小猶逭周旋之儀則未嘗不同故如大宗伯之儀謂之禮又謂之儀者蓋禮本也儀末也左傳趙簡子問於大叔大叔云是儀也非禮也謂其不同故可之易氏曰上經言大禮小禮則祭祀之禮而已此經言大禮則經緯之以五禮之大小者也

東嚴周禮訂義卷第三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巴陵鍾謙鈞重刊

東嚴周禮訂義卷第三十三

肆師之職

鄭康成曰肆猶陳也肆師佐宗伯陳列祭祀之位及牲器案盛

鄭鍔曰肆師禮官之攷所陳者皆祭祀之儀物禮官之屬皆取法於是故以下大夫爲之以師名之○王昭禹曰禮之義微而難知禮之數粗而可陳大宗伯掌建天神地示人鬼之禮則得於微而難知之義肆師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則明於粗而可陳之數所以謂之肆師

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

鄭康成曰佐助也○鄭鍔曰大宗伯言其禮之所當用肆師備其物以致用故皆謂之立言祀禮以此而立○王昭禹曰佐位也位者立之所以佐之然後其禮立焉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

立大祀用玉帛牲牷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

劉氏曰天神地示人鬼皆國祀也即其祀中各有三等之差故以玉帛牲牷明其大小則祀典立矣○鄭司農曰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以下○鄭康成曰大祀又有宗廟次祀又有社稷三祀皆有玉帛牲牷之文故云

鄭康成曰陳列也○王氏曰展器者則器及陳皆展之禮有告具有告備其有所不備者備則非特具而已○鄭鍔曰一器不備一禮必闕已陳列之則以備告小宗伯告備于王則此所告告小宗伯小宗伯以告于王也

及果築鬱鬯小禮誅其授意者

鄭鍔曰祼也用鬯以鬱金和之鬱金必築煮然後用鬱和之肆師主其築煮之事○賈氏曰果築煮謂宗廟有祼鬱人掌鬱此又掌之者彼官正職此肆師察其不如儀也

鄭鍔曰自犧牲粢盛以至於器用之陳列築煮之微細無所不掌則禮官之攷其預於祭祀之禮者可謂纖悉畢知之矣故苟有不虔不恭之人皆得而誅罰之

掌兆中廟中之葬令

鄭康成曰兆壇塋域○王昭禹曰兆即宗○賈氏曰四郊之上神兆多矣皆掌不得使干犯神位七廟亦然○劉氏曰兆中廟中執事者衆欲其行事致肅故有禁令○項氏曰神則有兆鬼則於廟禁則禁其所不得為令則令其所當為

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

王氏曰事畢於禮成故禮成則告事畢

大賓客涖筵凡築鬱

鄭康成曰此王所以禮賓客○王昭禹曰凡筵設之肆師則臨而觀之

贊果將

鄭康成曰酌鬱鬯授大宗伯裸祼○鄭鍔曰鬱鬯鬱人共之肆師築煮以和之其祼也小宗伯將之肆師贊之先儒謂此為贊小宰余以為小宰之職言凡賓客贊祼者為贊王言小宗伯言祭祀賓客以時將事祼肆師言贊祼去得為贊小宰贊小宗伯明矣

大朝覲佐傔

鄭康成曰為承傔○王昭禹曰傔所以接賓之人有上傔中傔末傔佐傔者上傔之佐則中傔是也所以佐宗伯焉

大宗伯會同朝覲為上相則肆師為佐傔乃佐小宗伯小行人將幣為承而傔則末傔其小行人歟

共設匪頒之禮

王昭禹曰匪以實幣璧以實醢醢其物其事掌客涖人等共之其所設之禮肆師共之○鄭康成曰設下有饗食之禮公食大夫之禮賓客饗食之禮其所設者不視祭祀之設者但以設饗食之禮則以饗食之設者但以設饗食之禮○賈氏曰肆師不掌飲食而共設匪頒者依禮使掌客諸官共設之

鄭鍔曰賓客朝覲俱為見王之諸侯然謂之大賓客則以客禮而見天子者謂之大朝覲則以臣禮而見天子者惟其為賓故有涖凡祼將之禮惟其為臣故有匪頒饗食之禮

饗食授祭

鄭康成曰授賓祭肺○賈氏曰經言饗食授祭者有度氏[illegible]王氏詳說曰享用大牢食用大牢鄭氏以授祭為祭肺惜其說不廣也既曰祭食祭所先進又曰殺之敘倫祭之所謂久祭牢肉是也

鄭鍔曰待以享食之盛禮賓客當祭肆師授之以所祭之品王食則膳夫授祭享食賓客則使肆師授之為佐傔以待賓客

與視侯禳于畺及郊

鄭鍔曰王者公天下以為心不祈禍於一己欲續燮於四方故國有不祥則有侯禳禱祠之事侯之為言候嘉慶祈福祥也禳之為言卻災變除禍咎也幾五百里畺百里曰遠郊五十里曰近郊侯禳必在疆境欲災害遠去之意也肆師與小祝俱往以行侯禳之祭蓋所掌者祭祀祈珥之事小祝則掌侯禳禱祠之祝號耳○易氏曰小祝實主侯禳之事肆師與之偕往以見國祀之立雖侯禳之小祀不廢

大喪大渳以鬯除鬱

鄭康成曰除香草煮以為鬯以浴尸香草鬱也

令外內命婦序哭

賈氏曰外內命婦即下文注內外命女是也○鄭康成曰序使相次狄○賈氏曰爽法以服之輕重為尊卑之次則內命婦[illegible]

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申灋者且授之杖

鄭康成曰外命男大鄉以出也內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illegible]其妻為外命女喪服為夫之君齊衰不杖內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賈氏曰外內男女衰皆有外數多少及裁制故禁之使依法諸臣妻為夫之君義服衰六升諸臣為王義服斬衰三升半三夫人已下為王正服斬衰三升○鄭康成曰申法○王昭禹曰小宗伯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則衰法固已示之矣若不中法者肆師又從而禁之

鄭司農曰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此舊說也喪大記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無七日授杖文○賈氏曰外內男女各命女為王斬衰者有杖[illegible]

凡師何用牲于社宗則為位

易氏曰師何者田而後用師者必載社之石主社之木主示有所受命○鄭鍔曰大何獵之何乃四時蒐苗獮狩之禮

曰師何則大師以對敵之時何以明之以所祭之神知之用師則載社主與遷廟之主以行此用牲于社宗太戰則類造于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此有類造封祭之事豈四時之田所宜有耶故知以師何言社者主也宗者遷廟之主不曰祖曰宗者宗繼祖者也載主而行不在國之常位而祭不可以無位無位則鬼神無所依故為位然後祭小宗伯於軍旅旬後禱祠為位則止為位於肆儀之時肆師於用牲以祭時則為位者蓋所掌者立社用牲之禮故也

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

鄭鍔曰上帝至尊不可以瀆因其事類然後告祭故名曰類類者上帝之祭造者社廟之祭此日類造上帝何也蓋王者出征所至以事類告天故非言之○鄭康成曰[illegible]

崇之禮○鄭康成曰肆師[illegible]

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為位

鄭康成曰貉師祭也於所立表為師祭造軍法者[illegible]

凡師何用牲于社宗則為位

賈氏曰師為大司馬之助而已[illegible]

凡師不功則助葬主車

鄭鍔曰勝敗乃兵家之常主者之師亦有時而不勝而謂之師不功戰所以全宗社不功而失乎主車是失宗社肆師掌為位以祭社宗為職大司馬於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肆師為大司馬之助而已[illegible]

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為位

鄭康成曰貉師祭也於所立表為師祭造軍法者[illegible]

氣勢之增倍○鄭康成曰其神也[illegible]

曾之曰治卜來歲之茨

鄭康成曰茨茨草除田古之始耕者除田種穀嘗者嘗新穀此茨之功也卜者問後歲宜茨不詩云載茨載柞其耕洋洋○鄭氏曰[illegible]

緇之日治卜來歲之戒

鄭康成曰秋田為獮始習兵○賈氏曰春蒐夏苗[illegible]戒不虞也卜者問

後歲兵寇之備○[illegible]曰易曰君子豫而不[illegible]

陳及之曰天府云平冬陳玉以貞來歲之美惡先王之時必頒戒來歲之事者欲先事爲備也春秋時鄭石龠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慝修德而改卜則是卜不吉必修德而豫戒然後爲治世之事

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

鄭康成曰社祭土爲取財焉卜者問後歲稼所宜○鄭鍔曰詩人言大田多稼曰以社以方故知稼爲田苗之事祭社有二春祈秋報知此社非春祈者以嘗與禜無非秋事知此爲秋報祭之社也

易氏曰三者之卜凡陳龜貞龜命龜眡高作龜使卜帥卜人等爲之肆師持龜之而已

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

鄭康成曰大故謂水旱凶荒所今祭者社及禜酺[illegible]曰社[illegible]國人[illegible]事○鄭鍔曰國有大變故不止肆師涖卜又令舉國之人皆祭所謂靡神不舉

王昭禹曰令之祭故略于神者不得不祭令然後祭故蔽于神者不得數

歲時之祭祀亦如之

賈氏曰歲時之常祭也亦命國人祭也○鄭鍔曰因大故而令之祭出於一時之非常四時而令之祭本於一歲之常禮一歲之常禮又令之使祭蓋民未必能知遵其常月令於仲春必命民社謂此耳

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

鄭康成曰相其適子○王昭禹曰相其家人之[illegible]易氏曰非相[illegible]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

鄭康成曰治謂如今每事者更奏白王禮○易氏曰肆師掌立國祀之禮則專於佐大宗伯凡國之大事而言佐宗伯凡國之小事言掌事如宗伯之禮者兼大小宗伯而言故於佐宗伯則謂之事於佐大宗伯則謂之禮○鄭鍔曰小宗伯所佐無非禮肆師所佐無非事豈事之外別有禮而已言禮者舉其本言事者舉其末皆禮也

鬱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薛平仲曰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灌灌之爲義先王所以致精神之交敬鬱鬯而貫鬯漢也故灌用鬱鬯者草木之芬香者也鬯者酒味之暢達者也和鬱以爲灌言芬香之交暢於上下也周人先求諸陰故旣灌而後迎牲夫子曰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精誠所交雖灌爲至此鬱人鬯人所以首見於此○[illegible]

王昭禹曰祭而煮之肆師也掌共秬鬯者鬯人也鬱人則和鬱鬯用之於祼

王氏詳說曰有秬鬯有鬱鬯鬱鬯用之於宗廟秬鬯用之於天地社稷等祀表記曰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是祭天不用祼然亦用秬鬯鬯人之社遣用大曩嘗門用瓢齎是社祭等祀亦用秬鬯但鬱鬯求諸陰用之於宗廟

掌祼器

鄭康成曰祼器謂彝及舟與罍○鄭鍔曰典瑞於祼圭有賓特新其名物司尊彝於彝舟特詔其爵辨其用蓋不掌其器鬱人取所築以煮之鬱金以和秬鬯實之於六彝故并祼器掌之

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

鄭鍔曰天地大神至尊不祼此言祭祀謂祭宗廟社稷山川四方祼以求神而出之賓客亦有祼事者以待神明之道待賓客尊之至也

鄭康成曰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illegible]曰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無中停祭前鬱爲草名蘭

王昭禹曰必用鬱者明其德之香○鄭鍔曰王之祼鬯必和以鬱金[illegible]

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贊祼事

鄭康成曰祼玉謂圭璧璋[illegible]

鄭鍔曰記禮所謂祼以圭璋用玉器也正謂是耳

王昭禹曰濯之所以致潔陳之所以備用於用祼則又因以贊其事

詔祼將之儀與其節

鄭鍔曰詔告以祼將之儀與夫多少之節○[illegible]曰儀即不王送[illegible]

凡祼事沃盥

賈氏曰凡祼事皆鬱人沃以水盥手及洗爵也○易氏曰凡此皆鬱人周旋祼禮之次序

鄭康成曰肆陳器之器裝大記曰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襡第有枕此之謂肆器天子亦用夷盤[illegible]

王昭禹曰鬱人所和者乃用以祼鬯人所共秬鬯則不和鬱者用之以陳而已鬱鬯之有秬鬯亦猶三酒五齊之有玄酒也此亦反本復古不忘其初之意

鄭鍔曰鄭以設巾爲飾非也攷下文祼器有用巾者有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屋者有用概者皆以盛秬鬯鬯人所飾者乃此器耳內備其物故曾必用秬外致其美故器必用飾○[illegible]

凡祭祀社壝用大器

鄭鍔曰社壝者社之外設土為壝埒其中為壇○王昭禹曰社壝則封人所設王之社壝王社之示比於天地之神為近人情則宜交之以人道故有秬鬯言於人道則非鬼故不加鬱而不祼

鄭康成曰大器瓦器○鄭鍔曰社祭土以瓦器出於土器雖出於土然非用人工以陶冶器無自而成祭祀社壝則用大器以盛秬鬯以見土者人所用功而社神有功於土

祭門用瓢齎

鄭康成曰祭謂營鄰所祭門國門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山川之神則水旱疵疫之不時於是平祭之魯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門[illegible]○鄭鍔曰祭祭必於國門意以災害也寒人事有所不通門者人所出入往來交通之所盛秬鬯則用瓢齎蓋瓢齎者取出孤割去其柢以齎為尊瓢無文之器夫雪霜風雨水旱疵癘之災良由政失於此變見於彼蓋其為道也大矣君子有過則謝以幣故用瓢以齎以表其純質之義祭之於門以冀其通變之意王安石云書祭所以除害門所以禦暴害賀暴害所以養人廿瓢則有養人之美道以之為瓢又中虛為善容亦有門之象易以長為門闕八音以長為瓢齎之意無乃與[illegible]祭天用瓦泰氏瓢又用瓢齎[illegible]禮言器用陶瓢以象天地之性物莫足以稱天地之德故貴全素而用陶瓦此所謂大璧則瓦瓢之類用瓢齎則瓢之類皆質而已

廟用脩

鄭鍔曰攷宗廟之中尊盛五齊三酒不盛秬鬯凡此所言祼器非廟中之彝故字為卣非也王安石以脩為飾之義是○王昭禹曰用脩則脩飾之以色彩廟以享人鬼人道尚文○[illegible]

凡山川四方用蜃

鄭鍔曰四方山川則用漆尊而畫為蜃形先儒謂為蚌蛤一名含漿則是容酒之類余謂此乃海上能吐氣為樓臺者非蚌蛤之比四方山川為國擇蔽通氣乎天地之間蜃之為物外堅而阻固扞蔽之義且能一開一闔其通亦有時焉故四方山川之祼尊則畫以為飾

凡祼事用概

鄭鍔曰祼事用雜瓦器見於司尊彝之官鬯人亦曰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祼事不用概明矣大宗伯有貍沈疈辜之祭此下有疈事用散之文則此祼字為埋字無疑矣○[illegible]

鄭鍔曰祼事用概概亦漆尊也上下黑漆以朱落其腹為飾猶橫概然山林川澤材用百物之所出人所取足而為之神者初無私焉其功利及物可謂平矣○[illegible]

凡疈事用散

王昭禹曰疈辜以祭四方百物言疈則辜可知○鄭鍔曰祭四方百物則疈磔牲體其尊庀散取其散在四方名也羣分之意○王昭禹曰自概以上皆有飾惟疈事之辜無飾故謂之散與樂之散者謂之散樂車之散者謂之散車同意

鄭鍔曰上文所謂四方山川者五嶽四瀆下文所謂埋則山林川澤小宗伯兆四望之下又有兆山川丘陵之文則知山林川澤與四方不同

陸氏東記解曰蜃以盛鬯瓢以酌之獻以獻之社壝言用大蜃祭門言用瓢齎廟言用脩相備也社壝祭門廟言蜃山川四方埋事疈事言常亦互相備

大喪之大渳設牛共其喪鬯

鄭康成曰牛所以沃尸喪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illegible]

王氏曰共其喪鬯既以鬯渳又以喪

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

鄭鍔曰王之齊事將以致敬於鬼神秬鬯者非如三酒可飲之物共以給王之浴而已內以致其精明之德外則用其芬芳之物內精明外芬芳宜其馨香之至可交於神明

凡王弔臨共介鬯

鄭康成曰以尊適尊曰臨春秋傳曰照臨敝邑○鄭鍔曰禮記所謂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其是也王或親弔諸臣之喪或適四方舍於諸侯祖廟之時雖曰至尊於人之祖先神明有所不敢忽使介執鬯以禮之鬯人共介鬯王亦未嘗親摯所謂天子無摯也○[illegible]

陳氏曰天子無客禮於天下而有摯禮於鬼神天子以鬯為摯共介鬯則以介致之而已觀天子宗廟之藏以圭璋巡守之灌以璋瓚則摯鬯之禮蓋圭璋也天子之摯不特鬯耳其摯鎮圭以朝日猶諸侯執圭璧以朝君皆摯瑞也

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鄭鍔曰王安石謂雞於十二辰屬酉於二十八宿屬昴而反列於春官蓋雞之為物向陰伏而陽鳴主於司晨日之晨猶成之春則雞東方之畜余以昴之八卦觀之巽為雞巽東南也五行東方之木為見見不恭是謂不聰厥咎狂時則有雞禍蓋雞有冠距文武之見故不為嚴儀見氣變則木不曲直雞禍應之此雞為東方之畜列於春官○[illegible]

凡國之大喪各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

鄭鍔曰賓客會同軍旅喪紀皆不可後期而要起旦呼旦以號之又先期而告之時告之如是雖惰慢廢弛之人詎可安枕哉○鄭康成曰象雞知時也告其有司主事者少牢曰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宗人曰旦明行事告時者至此旦明而告之○[illegible]

凡祭祀面禳共其雞牲

王昭禹曰禳以卻災禍而禳所禳非一方古者諸侯禳於亞及郊於四方皆有禳焉要以厭妖怪

鄭康成曰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之屬賓廟以羊門夾室用雞○[illegible]

鄭鍔曰二者之祭用雞為牲掌共雞牲又言於此者以面禳祭之用出於非常也

後學 戚德 校訂
巴陵鍾謙鈞重刊

東麓周禮訂義卷第三十四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薛平仲曰鬱鬯所以灌尊彝而陳之則尊彝不可以不備鬱鬯所以灌几筵而灌之則几筵不可以不設此二者各有司存然鬱鬯之和人爲之功雖人吁旦人事之警誡敬於其乎至矣彼六尊六彝有定用五几五筵有定制名物用事隨其宜而共奉之是亦足矣故前之三職則曰人而此之二職則曰司而命名之義著矣

鄭鍔曰祭祀之禮用鬯以祼用齊酒以獻是以用尊彝之器尊以盛五齊三酒彝以盛鬱鬯尊則非惟宗廟用以獻且上及於天故名曰尊彝則常用以祼故名曰彝彝之爲言常也○鄭康成曰彝法祼在室而求諸陰獻在堂而求諸陽其器雖殷而可陳其義雖微而難知司尊彝之官司其器而已○陳氏曰先儒謂尊官五升彝官三升此皆無所經見所以大於尊彝

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

王昭禹曰六尊自獻尊至山尊六彝自鷄彝至蜼彝

鄭康成曰位所陳之處○賈氏曰若據酒在室酌沛之使可酌各異也用四時祭祀所用亦不同者必用所必宜時鬱之鬯必用鬱鬯之所祼者必用以鬱鬯之所獻者必用以醴齊之所獻者必用以大於尊彝

實鬱及醴齊之屬○陳氏曰鬱鬯醴齊以清濁分不可言實故言實

王昭禹曰先言掌六尊後言掌六彝尊卑之序也至於祠禴烝嘗追享朝享皆先彝後尊則所用之序○鄭鍔曰此言六彝六尊幕人乃有八尊以盛五齊三酒何也若五尊盛五齊則一尊常無用若以罍盛三酒則不應謂之八尊蓋尊與罍分而名之則不同合而言之則謂之尊耳

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

鄭康成曰祼用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后於是以璋瓚酌亞祼祭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出迎牲致陰氣也○黃氏曰祭祀特牲饋食之禮以鬱鬯之用圭瓚以灌之以璋瓚以祼之以璋瓚以獻之獻者獻尸也祼者獻王也此皆陰氣也故用圭璋也

鄭鍔曰祼獻必用彝尊非苟以爲戒鬯齊之器而已各因時而用之時不同則器不同各因時以明義也鬯必盛以彝春祠之彝則飾以雞雞東方之畜歲起於東於時爲春也○王昭禹曰彝者雞也故祠夏禴烝嘗

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墠壇有禱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釋者謂享嘗爲四時之祭時祭之外親近者爲祖爲考每月朔朝於廟是之謂朔享親遠者爲遷廟之主有禱則追祭之是之謂追享二者爲四時間祀列於祠禴烝嘗之後○鄭鍔曰先儒謂虎者西方之義歟蜂以猶猴而大其身上向而則自垂於樹以尾塞鼻○鄭康成曰蜂蠆歟之智也追享及遷廟之主世既遠矣猶不忘祭是謂尊尊尊尊至於遠祖可以謂之義彝刻以虎以其義也朝享行於祖考之廟親爲近矣每月祭焉是謂親親親親不忘乎月祭可以謂之智彝刻以蜂以其智也○黃氏曰亦畫蜂爲飾也虎彝則畫虎也

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樂諸臣之所昨也王昭禹曰大尊太古之瓦尊有反本復始之意稽以義追及其祖之所自出亦以仁而反本復始故用大尊山尊畫爲山形山則以仁而興利致養之意稽以養死者之所歸會食於祖廟亦以仁而興利致養故用山尊○鄭鍔曰再月之祭所以安祖先之神靈故尊以致養之意

易氏曰四時間祀爲非常之禮始以人道求之主動終以神道事之主靜○王昭禹曰夏殷之祭始於動終於靜春秋之祭所以安祖先之神靈故尊以致養之意○易氏曰成周功成治定兼用四代之禮樂四代之樂見於大司樂之職四代之禮於此見之常以虎蜂有虞氏之宗彝泰爲有虞之尊山罍爲夏后氏之尊又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以著周以犧象以黃目以魯壺今於六尊之間兼用之

凡六彝六尊之酌

賈氏曰六彝與鬱齊爲目六尊與醴齊盎齊爲目下有凡酒而上不言器者文不具也凡言酌者皆是泲之使可酌○李嘉會曰周禮彝所言皆所酒之器非言所酒之事所以言酌者出此者泲而酌之謂酌者茅縮而酌之說的者說和清而酌之酌的者泲水洗去而酌之郊特牲

鬱齊獻酌

鄭鍔曰鬱鬯固非齊名曰鬱齊者泲鬱必以齊然後可酌以祼獻言用齊者明其不可用酒蓋鬱爲最尊泲之以酒則近乎渫泲之以齊乃所以尊之康成讀獻爲莎獻即祼獻之獻何必改字○劉執中曰鬱齊惟祼用之於祼最重故曰獻酌○王昭禹曰凡獻之禮始於鬱齊故曰獻酌○鄭康成曰鬱齊者泲鬱必以齊然後可酌○李嘉會曰周禮所言皆所酒之器非言所酒之事所以言酌者出此者泲而酌之謂酌者茅縮而酌之說的者說和清而酌之酌的者泲水洗去而酌之郊特牲

醴齊縮酌

賈氏曰醴齊濁酒之清明者和醴齊然後用茅泲之使可酌故爲明酌○賈氏曰醴酒即盎齊盎齊者不入無以縮酌記曰縮酒用茅明酌也五齊之也

盎齊涚酌

鄭康成曰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泲之而已○賈氏曰盎齊者盎齊者不入無以縮酌○愚案所說以盎齊爲醴酒即盎齊者不用茅明酌即盎齊者涚之清酒○王昭禹曰記曰凡涚新之也又曰醆酒涚于清以盎其色蓋白而尤清故涚以酒○鄭司農曰醆酒者醆依今而酌也

凡酒脩酌

王昭禹曰三酒則人所飲故曰凡酒用以羞尸而尸飲焉則尤宜脩治之以致其味故曰脩酌○鄭鍔曰脩使人人皆得而酌之明脩飲後可酌

易氏曰以脩視涚則凡酒爲味以涚視縮則盎酒爲清以縮視鬱則醴齊爲濁盎宗廟之中始以人道求之終以神道事之愈近則愈親故爾康成曰凡此四者祼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唯大事于大廟備五齊三酒○王昭禹曰獻用五齊此言醴盎二齊者蓋泛齊從醴齊用於朝踐縱齊涚齊從盎齊用於饋食祭用五齊三酒者五齊最薄所以致其義三酒致味所以效其實以神事焉故用五齊以人養焉故用三酒

黃氏曰案司尊彝掌器耳鬱鬯人和而實之則五齊三酒之當泲者皆酒人共奉之司尊彝明其器用使世婦掌之

大喪存奠彝

王昭禹曰朝奠夕徹不即去焉故謂之存○鄭景望曰不知神之所享弗忍徹也○鄭康成曰大喪之奠有祖奠虞鬱鬯唯祖廟欲明將向壙爲大遣奠時有之奠徹之早晚無文案檀弓朝奠日出夕奠逮日則朝奠至夕徹之大旅亦如之

王昭禹曰有大故而祭亦以喪禮悲哀祈於神故亦存之不即徹○鄭景望曰若曰俟神之答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易氏曰名官以几筵而所掌者几席來一可以例其一○王氏詳說曰筵鋪於下席加於上○陳祥道曰筵所以鋪而爲席而几則立而設之所以待尊者養老有几筵行羣詩所謂肆筵設席與夫授几者是已禮賓客有几筵肆師所謂大賓客涖筵几是已曰几筵以尊卑爲序曰筵几以先後爲序

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

鄭康成曰五几左右玉彫彤漆素五席莞藻次蒲熊用位所設之席及其處○黃氏曰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玉几之席蒲筵繢純加蒲席紛純彫几之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彤几之席熊席漆几之席翠席素几之席萑席黼純同於素几此五几五席之名物既家謂尊者不入數

鄭鍔曰几席之用不同義各有所主名以物之命以別之或用於朝覲或用於祭祀朝覲則位於廟脩之間大射則位於虞序之中祀先王之席在廟之堂奠受胙之席在廟之西南用不同各因物明義故專設一官司而辨也

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

鄭鍔曰論國家之禮事之至大者曰大朝覲大享射大封建命諸侯大朝覲非四時之常朝○[illegible]大享射行大享之禮又與諸侯大射[illegible]者之大射也大封建則制裂土宇而使之有國命諸侯則臨告列國之君而命之以事凡此皆大禮故儀亦異

賈氏曰爾雅牖戶之間曰扆於扆之奧設黼黻即白黑文而爲斧形此斧以大版爲鄧即掌次所云皇邸後鄧注云邸後版以此斧版置於扆即以黼扆爲總名據續又云白與黑謂之黼據采色言之若據繡於物上則爲今斧文近刃白近金黑取金斧制斷之義○[illegible]丁安堂曰黼黻版於中央版以黼爲後其文同○[illegible]祥道曰畫斧黼設而不用之義

王氏詳說曰明堂位以黼依爲斧斤之斧字者取其所畫之物言之此云黼依爲黼黻之黼字取其所畫之色言之諸侯雖有黼冕用之於誓省雖有黼裳用之於助祭然而無黼依之制此所以天子之席三重有次序黼純而諸侯無之

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

鄭鍔曰王位設之依依前必南鄉設莞筵而用紛以純之加繅席而用畫以純之加次席而用黼以純之甑設玉几於左又設玉几於右無非所以明義於扆設黼以表王者之威斷依前必南鄉以表王者之繼明○[illegible]曰[illegible]黼黻取諸其之[illegible]爲物蒼生水中○王昭禹曰莞筵[illegible]則完而用之表其德之純全用紛以爲純[illegible]紛如綬有文而[illegible]表其文采之繽紛於莞筵之上加以繅席繅者前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表其有華藻之文用畫以爲純畫以雲氣○[illegible]表其[illegible]也於繅席之上又加以次席次者比列桃枝之竹以爲之○[illegible]曰[illegible]席之次別成文者[illegible]表其行事有次序之節用黼以爲純又以表其威

斷莞筵紛純以全體爲之質繅席畫純以文采爲之文次席黼純以斧形爲之斷有質爲本有文爲飾文質備於內然後以斷行之於外故莞席在下繅席在中次席黼純在上朝覲享射國命諸侯之時其位之所設者若是孰敢不俯伏聽命一德以尊天子乎

陳氏曰席有純猶衣有緣也○鄭鍔曰以書放之其設席皆以敷重席爲言莞筵在地不重者也繅席次席加於筵上蓋皆重焉與莞筵爲五重則與禮記之說合矣天子之席重而爲五則下文諸侯之亦重可知○[illegible]

鄭鍔曰左右皆設玉几表其特德以爲安○項氏曰玉則其質歟

陳氏曰几之所德以安者也王於朝覲會同立而不坐而禮曰天子當依而立曰覲當宁而立曰朝明堂位曰天子負斧扆而立非有所憑也然必設几者鄭氏釋大宰謂立而設几優至尊也荀卿曰周公負依而坐諸侯奔走堂下得非所傳聞者異歟○鄭司農曰顧命云成王將崩命太保芮伯畢公等被冕服憑玉几○[illegible]

鄭康成曰昨讀曰酢謂祭祀及王受酢之席尸卒食王酳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於是席王於戶內后諸侯致爵乃設席○[illegible]

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彤几

鄭鍔曰諸侯祭祀席蒲筵則繢緝席以爲純以莞席加於其上而設彫刻爲文之几於其右蒲以見其柔從之意○[illegible]繢以四方相對爲文守土一方而以柔從居下文彩外著然後能受命建國保有社稷以傳其子孫故祭祀之席則然○王昭禹曰有言繢純者有言畫純者蓋分而采色則曰繢綵成物體則曰畫攷工曰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若此所謂繢又曰山以章水以龍若此所謂畫○易氏曰天子有次席黼純而不用於諸侯者以諸侯不可尚自然之文不可專斷制之義也諸侯有蒲筵繢純而不用於天子者以蒲不若莞之細繢不若畫之工項氏曰蒲柔而繢采莞堅而粉潔不莞加繅者王之所下諸侯之所上也

薛氏曰諸侯祭祀席右几筵國賓左几則祭祀飲事也故右之賓客陽事故左之鄭氏注士虞禮謂主人陽長左鬼神陰長右是也然鬼神雖長右不必皆鬼神故句役亦右几以句役陰事

易氏曰天子設几於左右諸侯則飲事尚右陽事尚左亦尊卑之辨一几席之間而大分存焉

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

鄭康成曰昨亦讀曰酢○鄭鍔曰尸酢之席莞筵以尚其質繅席以表其文惟文質兼備所以能受神之福○王氏詳說曰天子昨席與祭祀席同諸侯昨席與祭祀席異蓋天子至尊可與鬼神同其席諸侯則否亦猶天子之昨酒用醴齊與鬼神同其尊諸臣之昨酒用盎齊與鬼神異其尊昨席昨酒不同如此然去昨席則無几祭祀其人焉凡乎○[illegible]

黃氏曰特爲國賓設位於此先鄭曰禮記國賓老臣其即掌客諸侯長數後鄭曰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皆得用之不幾於無尊乎○鄭鍔曰鄭國孤卿大夫來聘是謂國賓主人在昨階則賓在戶牖之間如受酢之席表國賓形彤之意○鄭司農曰爲布筵席於牖前

王氏詳說曰王氏以諸侯左彤几爲祭祀之時下筵國賓則不設几留不知鬼神之几居右人道之几居左如以左彤几以待鬼神則上文之諸侯祭祀右彤几如以左彤几爲諸神之所句德而用於祭祀之間是非所以禮鬼神然則彤几用之於筵賓者正所以待賓也○鄭鍔曰設彤几於席之左以表國賓有文明之意○項氏曰彤則赤色以示大

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

鄭康成曰謂王甸有司祭表貉所設席○[illegible]

鄭鍔曰田簡乘役任衆必果毅爲先故席以熊皮爲之熊猛獸之敵而可畏者○王昭禹曰以熊皮飾席或蓋能蒐獮

不墜而久不敢萌覬覦竊取之心

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

鄭鍔曰玉之美者可以爲國之鎮如洪鈞琬琰天球夷玉夏后氏之璜之類器之大者爲歷代所寶如崇鼎貫鼎大貝寶龜和之弓垂之竹矢封父之繁弱之類康成以爲玉瑞玉器之美者藏於此典瑞豈專掌其不美者歟祖廟之守藏則先祖所傳者國之玉鎮大寶器則國之至寶可與祖物俱傳者亦藏於此大祭之時出而陳之以昭其祖先傳此以及後陳之者所以昭其功大喪陳之所以昭其能守此以克終康成謂陳之以華國恐不止於華國既事則又從而藏之傳其所寶守其所傳將以爲萬世之榮

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

鄭鍔曰康成之說以治中爲治職簿書之要以理攷之蓋治道中法可爲楷式者天府以守寶藏爲職故凡內而官府近而鄉州遠而都鄙羣吏之治有中法者受而藏之○民曰不言內近遠四庶幾可用以詔王用此以察羣吏之治使視其中法者以爲準式彼簿書之要何預邪○易氏曰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者計治之書也與玉鎮大寶器同藏於天府者民亦國之寶也吏尤親於民者也先王蓋深致意焉如登賢能之書于天府而敘得其中登民穀之數于天府而政得其中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而刑得其中凡此無非治中之書○鄭氏曰治中者治典政迹天下之中故謂之治中在朝命百官則以治典聽國政焉寶藏之天府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則吏道益謹民心益固然後可以永保天命而玉鎮大寶器爲可守矣

鄭鍔曰說者謂司會攷日成月成歲成以詔王及冢宰廢置大宰聽百官之致事而詔王廢置尚何假於守藏之吏受治中以詔王邪余以爲此乃先王保有神器防微杜漸之意也蓋先所以敢萌覬竊之心者良由上之人不能灼見其邪正上之人所以不能灼見之者良由無法以攷察之上下廢弛馴致大壞有問鼎之楚子有竊玉之陽虎此聖人所以命天府受治中以詔王藏守之之術歟○平昌孟氏曰官必天府詔王者是語以相宗之意若謂治中特宗之長貴必以安相宗之意

上春祭寶鎮及寶器

鄭康成曰上春孟春祭謂殺牲以血血之○鄭鍔曰凡寶之所在必有神者主之故殺牲以祭之所以禳却不祥也然必用上春者以明守之不失至歲首而更新新之又新至於無窮歟

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

鄭康成曰吉事四時祭凶事后王喪朝于祖廟之奠○賈氏大祭祀沃盥小喪大殯祀先王先公在祖廟則天子爲之沃盥爲則諸侯王喪朝于祖廟事則不自執燭

鄭鍔曰凶之事王與羣臣或有事於祖廟掌沃盥以致潔又掌執燭以爲明祖廟之守藏惟明智然後能守而不失春秋定八年書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蓋因祀太廟而盜得以竊之是知寶鎮寶器皆藏於祖廟以明是器由祖先之功德有之而子孫始有亦本於先祖苟非明智何以守之此所以使之執燭

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歡惡

鄭司農曰貞問也○鄭鍔曰先王防患遠憂民深故每長慮却顧以爲災害之防常之日卜芟蒯之日卜戒社之日卜稼猶以爲未足以知來歲之休咎又於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星窮于紀歲且更始之時而預卜之方其問龜則天府之官陳玉以禮神玉之爲物陽精之純將以交三靈而通之故必用玉也問龜者大卜之職天府掌出玉而陳之若還寶則奉之

鄭康成曰奉即送也○賈氏曰還寶謂王者還都則寶亦還天府奉送之於彼新廟之天府○鄭鍔曰還則奉之與寶俱行先王豈以爲寶而愛之歟以世守不敢失也

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鄭鍔曰攷小司寇之職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國用則祭司民獻民數小司寇之職春官司祿之職歲其祭司祿之神或同司民之祭歟司民斬軫之角星司祿文昌宮之星又云下台爲司祿祿之言穀也○易氏曰攷星爲軫角爲其十支星之所列有以民數爲天民以穀爲天祿此說數以攷之民數穀數而分之於天府者是有以爲天民以穀爲天祿此說數以攷之民數穀數則司祿之官掌之小司寇獻之王受之而登於天府天府受而藏之守寶鎮之所賴者在此故也然民數天所付穀數天所生以養人王者奉天牧民民穀之數藏於天府宜矣必祭司民司祿然後獻蓋司民者致司命死生之神司祿者主年穀登凶之神每歲孟冬民數登下穀數多寡皆已可知於是登其所司之神然後獻其數天府之官藏之謂夫自是而後有民以守邦有穀以養民祖廟之守藏可謂守而不失矣○林氏曰度數民數穀數皆天之所付人王之所奉天牧民者也故曰民數穀數太平之要務夫三王同制也先王所以爲此者出於天故天等其

秉嚴周禮訂義卷第三十五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鄭康成曰典瑞若今符璽郎○鄭鍔曰瑞器也俱用玉以爲之同掌於此名官特曰典瑞者蓋器以禮神不憂臣下擅改作惟瑞以爲合符之驗天子以是而驗諸侯以知其從違諸侯以是而合乎天子以見其臣服非祭器之比其典之者尤當致嚴故特以瑞名官

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

鄭康成曰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鄭鍔曰玉瑞者王與諸侯所執之圭璧使者所執之瑞飾玉器者祀天祭地祼先王致四時之圭璧瑑璧也或圭或璧其名不同其色亦異故當辨其名物及其用之也或祀天或祭地或朝日或覲聘或治德或結好或和難故又當辨其用事設繅藉以爲之飾者內有寶以禮之外有文以章之然後禮可觀

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鄭司農曰晉讀爲搢紳之搢謂插之於紳帶之間若帶劒也○黃氏曰見前有三大帶大夫以上用素韋帶緣即此也又有事設繅藉以爲之飾者內有寶以禮之外有文以章之然後禮可觀○黃氏曰見前有三大帶大夫以上用素韋帶緣即此也又有事設繅藉以爲之飾者內有寶以禮之外有文以章之然後禮可觀○王氏詳說曰經解有言日不言月者有并言日月者且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見於馮相氏而褻典於仲夏則曰欽致而已土圭以致四時日月見於典瑞而玉人於土圭則曰致日而已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未有祭天不及地未有祭日不及月并言日月者備陰陽之義言日不及月者尊陽而卑陰之義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晉大圭執鎮圭以朝日則郊之朝於天又可知矣言祀天地之圭而不言朝天地之圭豈其亦大圭鎮圭歟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

易氏曰此圭璧繅於鎮圭之後即大宗伯以玉作六瑞然上公九命故桓圭九寸侯伯七命故信圭躬圭七寸子男五命故穀璧蒲璧五寸此命數也若桓圭信圭躬圭繅藉皆三采三就穀璧蒲璧之繅藉皆二采再就非命數也用以藉圭璧而隆殺寓焉○鄭鍔曰天子受瑞於天故朝日則薦之諸侯受瑞於天子故朝覲宗遇會同則薦之玉以比德而薦之以柔順之繅藉所以明下事上之道也

鄭康成曰三采朱白蒼三采朱綠也

鄭司農曰以圭璧見于王覲禮曰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侯氏見于天子

諸侯相見亦如之

鄭鍔曰非特見王之時其薦玉之藉若此諸侯自相見亦然因其三采二采之別以知其爵之高下國之小大且以明其鄰國交際之禮無非本於文明柔順之道○鄭司農曰亦執圭璧以相見故邾隱公朝於魯春秋傳曰邾子執玉高其容仰

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覘聘

鄭司農曰瑑有圻鄂瑑起○易氏曰此諸侯遣臣聘覘於天子者然公侯伯以圭而其臣亦以圭子男以璧而其臣亦以璧不特此而已圭之外又加以璋璧之外又加以琮臣非可以踰乎君其用異也鄭氏謂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學者遂因以推圭璋之文殊不知王人曰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夫人又曰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覘聘所謂瑑圭璋璧琮者與圭璋璧琮固自不同五等諸侯以桓及蒲穀飾其圭璧而其臣特琥之五等諸侯或三采三就或二采再就而其臣特二采一就此所以爲尊卑之分○林氏曰禮記[illegible]

鄭鍔曰薦玉之繅藉皆朱綠二采一就二采所以成文一就所以見純一之義○鄭康成曰大夫衆來曰覘○黃氏曰聘○黃氏曰聘○黃氏曰時聘殷覘皆用之聘公侯伯以瑑圭璋聘子男以瑑璧琮

愚案鄭注以此爲諸侯遣使於天子黃氏以此爲天子遣使於邦國要知王與諸侯之臣通用以覘聘餘見王人之事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

鄭鍔曰邸本也朝宿之邑謂之邸旅者所宿亦謂之邸邸有託宿之義四圭有邸者以辟爲邸四面合瑑出一圭託於其也辟以爲邸以象天之體四圭邸於辟以象天由體以致用必用四圭者象天道運行周徧四方神無不在之意○易氏曰對之色蒼綠之色黃綠之色不應一玉可以用此成也邸以託爲義[illegible]○劉氏曰天以氣爲四時生萬物五帝四時之宰也易曰帝出乎震是也四圭有邸象四時本出於一氣五帝而本自於一天也○王昭禹曰祀天謂負丘之祀大神也旅上帝則五帝在焉以其及衆神故謂之旅○林氏曰國有故則祈焉[illegible]

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鄭鍔曰以琮爲邸而面各瑑出一圭託於是也邸於琮以象地之體圭之兩也言地道之利用不足於天亦以見地數二之義○劉氏曰[illegible]○王昭禹曰祀地謂方澤之祭大示也旅四望則五岳四瀆在焉

陳及之曰宗伯所謂蒼璧黃琮典瑞所謂四圭兩圭也蒼璧黃琮言其色四圭兩圭言其形以此推之凡夏正祈穀孟夏大雩季秋大享若祀天則冬至負丘用四圭之蒼璧祭地則夏至方澤用兩圭之黃琮祭天地之處則止於負丘方澤安有天帝之別是愈神州之異哉鄭氏以宗伯蒼璧所禮爲負丘郊天皇天帝典瑞四圭所禮爲祭感生之帝其說則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建寅之月凡王者受命必感五行之氣以生則祭其所生之帝若周以木德而王則祭青帝靈威仰於火德而王則祭赤帝赤熛怒其學蓋自後漢光武好讖而時士大夫相承傳之康成最爲精於緯書其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是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者非郊天也○易氏曰大宗伯之六器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大司樂之職冬日至則禮天於負丘夏日至則禮地於方澤謂之禮則禮之常若夫四圭有邸兩圭有邸用之於祀亦用以旅然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有故而後稱旅乃與祀天地同其五祀豈禮之常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